



野草莓丛书

青花瓷碗

陈力娇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野草莓丛书

青花瓷碗

陈力娇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花瓷碗/ 陈力娇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2

(野草莓丛书)

ISBN 978-7-02-009005-1

I. ①青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30126 号

责任编辑 侯群雄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34 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75 插页 2

版 次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005-1
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在白山黑水之间

——《野草莓丛书》总序

迟子建

对于黑龙江文学的记忆,不同年代不同经历的人,会在心底留下不同的名字。有些名字和他们的作品,已经获得了永生,如萧红的《生死场》《呼兰河传》,曲波的《林海雪原》,周立波的《暴风骤雨》,乌·白辛的《冰山上的来客》《赫哲人的婚礼》等。金剑啸、萧军、舒群、罗烽、白朗、塞克等作家,是这片冻土地的文学赤子,他们把一腔热血洒在广袤的黑土上,其文字蕴含着生命的体温和重量,昭示后人。他们的背影,就是一座座青铜的雕像,不会被岁月的风雨锈蚀。巴波、林予、关沫南、丛深、梁南、王毅、刘亚舟、王立纯等逝去的作家,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为黑龙江文学画廊留下了自己的绚烂之笔,被人长久怀念着。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,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。它们可能在艺术上流于简单,但影响了一代人,也有着独特的贡献。进入新时期以后,黑龙江文学的成就可以说是有目共睹,一方面我们在各个门类的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中均有斩获,另一方面我们的作家在艺术探索上,越来越自觉,越来越成熟,呈现出迷人的风貌。鲁琪、王忠瑜、中流、郑加真、刘畅园、门瑞瑜、屈兴歧等老一辈作家,以他们多年的创作实绩,为黑龙江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;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张抗抗和在短篇小说

领域卓有建树的王阿成,多次获得全国重要奖项,成为黑龙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;贾宏图 and 常新港,都是三次获得全国奖,成为报告文学界和儿童文学界的领军人物;张雅文和李琦在新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中,力压群芳,摘得桂冠;韩乃寅和陈玉谦创作的电视剧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,赢得了中宣部评选的精神文明“五个一”工程奖;蒙古族作家黑鹤锐气十足,两次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奖;以杨利民、孙少山、王左泓、孟久成、庞壮国、葛均义、文乾义、张爱华、唐颀、李汉平、袁炳发、潘永翔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和以徐岩、全勇先、何凯旋、陈力娇、桑克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,立足本土,佳作迭出,引人瞩目。

虽然如此,相对于一些发达省份,我们的文学在整体实力上相对薄弱,真正有思想品格和艺术震撼力的作品少见,后备人才不足。好在黑龙江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,为我们的文学提供着丰富的养料;我们虽然地处偏远,但在白山黑水之间,我们的作家能够尽情地拥抱土地,拥抱自然,拥抱火热的生活,在艺术天地中,获得无限的自由。一个作家如果不接地气,视野狭窄,就很难有一颗博大、悲悯、沉静的心;没有这样一颗心,就很难有好的文字;而没有好的文字,又怎么可能有好的文学呢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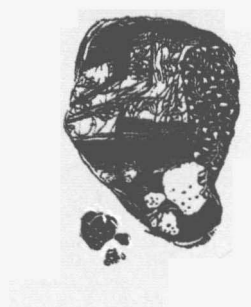
“野草莓丛书”的策划和出版,得到了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支持,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和省作协同仁的积极协作,在此一并致谢。这套以黑龙江中青年作家为主力军的丛书出版,仅仅是个开始。我多么希望十年二十年之后,我们回望这个书系,一些作品能够在我们的文学园地里,依然生机盎然,明媚悦目,散发出野草莓一样的馨香,用艺术之光,温暖和照耀我们。

我在当选新一届的黑龙江省作协主席时,曾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2005年,我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时,写作中心的主任克瑞斯先生,曾向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们,提出了同一个问

题:你认为你是自己国家最好的作家吗?我记得自己是这样回答他的:如果你走到户外,抬头仰望,发现夜空中只有一颗星星,你一定以为世界末日到了。我喜欢繁星满天!”

我希望黑龙江的文学星空,繁星满天!

2011 年 11 月哈尔滨



目 录

在白山黑水之间	迟子建 1
宅男	1
青花瓷碗	18
你是谁的远方	35
月光族	52
阳光灿烂的午后	70
蝴蝶欲飞	86
豆腐妈妈	106
放飞	124
粉红色讹诈	141
爱情演练	158
冬歌	178
旋转门	190
天使花园	214
城市上空的鸟	254
寻找我灵魂的栖息地(代后记)	296

宅男

一家里有两台电脑，儿子一台，父亲一台。父亲的在南屋，儿子的在北屋。南屋是父亲的卧室，北屋是儿子的卧室。父子从不见面，从不交谈，所有的联络都通过电脑。父亲做好了饭，端在桌上，两菜一汤，或一菜一汤，然后回屋在 QQ 上写道，吃饭了，儿子。儿子也在 QQ 上回答，你先吃，爸。父亲很听话，从不勉强，就先吃。父亲吃饭很快，他知道把大部分时间腾给儿子，就三下五除二把饭吃完了，把儿子的一份留在桌上，上班去了。

儿子听到门响，知道父亲出去了，也知道父亲一旦出去，就不会回来了，哪怕有事，父亲也决不回来。假如他的钥匙或手套匆忙间忘在了家里，他也要下一次回家时再带上。手他可以冷着，办公室的门他可以等同科室的人来开，就是不能回家取，“返回”在他的行文里根本不存在。

儿子了解这些，就从屋里走出来，他先上卫生间，把一泡尿歪嘴壶一样倾了出去。这泡尿憋了他两个小时，但是如果父亲在家，他决不会提前为它们放行。他就像养千万条小虫一样在膀胱里养着，好在父亲理解他，尽量给他时间，没让他的小虫自己爬出体外。所以他撒尿时，牙根从来都酸酸的，好在他睡得晚，都是后半夜一两点钟，睡前他不允许自己喝水，早晨再撒尿，牙根就好多了。

之后他开始洗脸，刷牙，把剃须刀弄得哇哇直响。他洗脸很粗心，从不认真。有一段时间他不用香皂，胡乱地抹两把，脸上的油

泥就常常洗不掉,长了一些小红疙瘩,他对着镜子挤,挤出一些水来,或是一个小白结结,好了一茬又长一茬,后来他明白是自己没有洗净脸,就用香皂了。用香皂也只洗脸,从不洗脖子,脖子不怕亏待,亏待它也不会长小疙瘩,却是脸和脖子有一道明显的黑白分界线,脖子是黑的,脸是白的,跟画的一样。

再之后他就坐在饭桌前有条不紊地用早餐。

早餐一般很简单,就是一只蛋,一杯奶,一块早点。如果父亲中午有事不回来,就会做得复杂些,就会炒个肉片黄瓜,羊肉青椒,或是酸菜粉条,白菜土豆。把中午的带出来,放在桌上,用白纱布一罩,到饭点儿他就可能吃白纱布底下的饭菜了。

吃时按说饭菜都是应该用微波炉热的,微波炉就在灶台的一角,只要插上插销,定一下时,提示音一响,就可以吃了。可是他却从来从不热,就凉吃。他很懒,父亲放在桌上什么,他就吃什么,父亲不放的,他从不去寻找,哪怕那东西就在冰箱或锅里,伸手可及,他也决不去触碰,仿佛动一下就短了他的手指。

他吃过饭从不洗碗,就那么扔在桌上,打开电视看一会儿体育新闻,也不坐着,就站着看,总留一根神经在外面,潜意识里有一根小绳系在门上,防止那小小的钥匙孔有人插进钥匙来。其实没有人有钥匙,就他和父亲。那也不行,至少这房厅是他和父亲共有的,不是他自己的。如是自己的,他会躺在沙发上,一只脚放在沙发背上,看个舒服。

看了一会儿电视,他把遥控器一扔,就又回自己的小屋了。这一回,就再也不出来了,一直到中午父亲回来做饭。

父亲每天都十一点回家,自妻子死后他为照顾儿子,都是早半小时回来。单位同事都理解他,都知道他的儿子足不出户,一切交易都在网上,去银行取钱在网上,交友在网上,买衣服在网上,就照顾他,给他别人没有的方便。他们说,是妻子的死对儿子有些刺

激,儿子才这样,如果孩子有妈妈,让他这样他都不这样。他看着同事们说话的表情,翕动着嘴唇,想说什么,却说不出,又从心里觉得亏欠了他们,觉得欺骗了他们,觉得隐瞒了他们。其实做父亲的心里明白,妻子没去世前,儿子也这样。

父亲这天中午提着两条鲫鱼进屋,鲫鱼放在一只粉塑料袋里,买时就杀好了,一进门父亲就换掉拖鞋,开始插电电饭煲。父亲都是早上走之前把大米淘好,放上适量的水,回来才插插销,然后做菜正赶趟。饭熟了,菜也做好了,时间上父亲从来都合理使用。

父亲做鱼好吃,葱花大料放好,放点老抽王,还要放几根香菜,放几滴醋,还要放一捏糖。这样做出的鱼鲜嫩可口,骨酥不腻,色泽也好看。可是放糖时糖没有了,买鱼时他顺便买了香菜,买大料时他顺便买了醋,可是就是把白糖忘了。做鱼没有糖怎么行,父亲决定下楼去仓买买白糖。

父亲闭掉煤气灶去仓买,到门口换鞋时父亲一边换一边望一眼儿子的房间,房间的门死死地关着,像没有人,紫檀色放着油漆光泽的门,如古代隔开现代一样,替儿子把守着心门。父亲就想,这搁一般人家,准是孩子下楼去买,怎么会让近五十岁的父亲再下楼一次。穿皮鞋时,父亲的脚跟疼了一下,这是骨刺,妻子病逝那天发现的,他知道这是妻子坠脚,不愿离开他,却一直没去医院看看。如果儿子懂事,肯定会带他去,但是他没这福气,也就只有认了。

父亲由于走神儿,走时忘记带钥匙了。他买完糖只有站在单元门前按自家的门铃,可是不管他怎么按,门铃怎么响,儿子就是不给他开门。外面的冷风吹得他缩了脖子,手指也有点僵,无奈他只有重回仓买给儿子打电话。他先拨家里的座机,座机在房厅,他想他不在家,儿子去房厅不会太难。可是出乎他的想象,不太难儿子也没去接。不接他就打儿子的手机,谁想打手机儿子也不接,父

亲站在人流嘈杂的仓买中，傻了一般好一顿发愣。

最终他只有走了出来，直奔街头的网吧。网吧才是他最好的找儿子的途径。他后悔不如一开始就去那里，少费些时间，也不至于惹儿子生气。

从仓买到网吧，有一段距离，至少一千米，父亲冻得嘶嘶哈哈。他出来时只穿着绒衣，仓买就在楼下，他没想到要去网吧。这会儿冷风就像无数根小刺刺，钻进衣服，扎在他的皮肤上，痒痛而难受。

来到了网吧，网吧里全是孩子，像他这样的成年人根本没有。吧台上立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，一小时两元。父亲从裤兜里掏出两元钱，交钱时想对服务员说，我只上两分钟，少交点行不行？可是收款员是个女孩，出奇的水灵，眼睛闪电一样瞥着他，他迟疑了一下，终是没说，就按着女孩的指点去了一百三十号电脑。

儿子的 QQ 头像果然亮着，父亲心里掠过一阵暖流，像饿久后遇到一顿丰盛的午宴，他搓搓手写道：我忘记带钥匙了，我再按门铃时你给我开门，别让我在外面冻着。儿子没有说行不行，丢球一样丢给父亲一个生气的 QQ 表情。一堆火，将一个头像烧啊烧，无尽无休。父亲明白，这是怒火中烧，儿子不满意他丢三落四了。

即便是儿子生气，父亲也还是高兴，父亲管这种传递感情的表情图叫“黄豆”，高兴的，撇嘴的，痛哭的，砸头的，一律叫黄豆。五年来，他和儿子交换的黄豆，有一车了。虽这黄豆有点不如意，有时让人揣测不透，甚至是硬邦邦连水都泡不开的死豆子，但做父亲的仍是满心欢喜，不管怎样，毕竟是维系他和儿子情感的唯一通道。

父亲在冷风中急急地走着，这样一折腾就失去了半个多小时，炖好鱼再上班，他怕连吃鱼的时间都没有了，但是他不在意自己，他在意儿子，这个世界，他没有亲人，就儿子这一颗“死豆子”了。

父亲进了小区的大门时，几乎是一溜小跑儿，所有的在他前边

走的人,都被他一个一个地追了过去。他手里拎着的白糖袋,是薄得不能再薄的塑料袋子,糖是沙粒糖,有一处已经开口了,正一点一点往出渗颗粒,他的后方就被他画出一条跑道,隔一断撒一点白雪一样的糖面。父亲没有察觉,他依旧小跑着,他不知道他如再跑一段路,他手里的一斤糖,连半斤都剩不下了。

好在有人叫住了他,叫他的人追上他时,递给他一个塑料袋,他定睛一看,好像是刚才网吧收款的那个女孩,又叫不准,看看自己已经到了小区内,就说,谢谢你呀,你家也在这住呀?女孩没回答,转身走了,又忙里抽闲回头望他一眼,这一眼让他发现,女孩是踩着白糖来的,那糖,雪末一样,从网吧的门口一直逶迤到脚下。

父亲顾不得多想,就来到自家的楼下。忽然他的头顶哗啦啦一阵响,掉下来一件东西,险些砸着他的头,父亲仰头一看,原来是自己的那串钥匙,儿子从窗口扔给了他。钥匙不是一个,是一串,下沉很快,一会儿就像个蜈蚣一样趴在地上。

父亲没有生气,他甚至还美滋滋对着蜈蚣笑,这笑很真纯,发自心底,他有点佩服儿子想法的精到。这办法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。其实父亲对儿子的举动早就习以为常,父亲有最低底线,只要儿子活着,别像妻子一样离开他,他就心满意足了。

父亲做好菜,上班的时间也快到了,他吃了几口鱼,扒了两碗饭,走时没忘记在电脑前给儿子留了话。告诉他:鱼,好吃极了。父亲很幽默,也像儿子一样给儿子留了一粒“黄豆”。那黄豆是眯眯笑的表情。他相信儿子见到它,一定很高兴。

儿子吃鱼时很潦草,他的心里想着事。他想他怎样才能和小美把他们俩的事完成了。小美是他在网上认识的女朋友,两个人从没有见过面,感情却极好,小美会拉小提琴,他爱听小提琴曲,两个人都喜欢名曲《神秘园》,都喜欢那树林下相拥而坐的气氛,都喜欢让过路的人看不见自己,而他们静静地看着路人。

可是小美总是提出想见他,而他却不想见小美,他觉得见了,他和小美间的感情就会被稀释,那些经过他们长久努力建立起来的美好就会消失殆尽。但是他经不住小美磨,小美一和他喃喃细语,他就想打消念头,最要命的是,相伴而来的是他的下体,就鼓胀得像吹起的气球。

有几次他曾想过,走出去和小美成婚,可是一想结婚后,他很可能对不住小美,信心就像空中找不准方向的风筝,一头扎在泥土里。抬头看时,却发现是自己的居住地。平心说,他从心底不愿走出自己的屋子,屋子是他的天空和领地,他只有在自己的屋子里才感到世界的安全,他对外界没有一丁点兴趣。

但是有了小美就不一样了,有了小美他的天空就移了方向,他就得把屋中的世界挪向四面八方。比如有病,自己病了,可以在网上购药;小美病了,大概网上购药就不成体统了。还有是不是得要一个孩子,小美坚持生个健康的宝宝,如果有了宝宝,那就更麻烦了,他就守不住他的宅子和他的内心了。

这样想着,他的喉咙有了感觉,是一根鱼刺扎在了他粉红色的嗓子里,他咳了几下,想把它咳出来,却不见效果,那刺还牢牢地像个门柱一样立在里面,他吞了几口米饭,想把它嚥下去,饭把他噎得眼泪都出来了,那刺还岿然不动。

他的心开始忙叨了,站起身来团团转,不知怎么办。他想起母亲活着时,说过用醋能把刺泡软,就学着母亲的样儿,打开桌上的醋瓶喝了几口,可是那醋在喉咙里是停不下来的,想把刺泡软太不容易了,相反,倒把嗓子眼儿弄得一阵阵不适。有那么几星醋还走差了道儿,进了他的气管,这下他险些没喘不过气来,憋得脸色紫青,好不容易才呼吸正常。

整个这一切,他非常恼火,再也不想吃了。他重新回到了电脑前,用百度去搜“喉咙扎刺”。他打字非常快,鸡啄虫一样就搜出

来了。结果他明白,那刺就是不去动它,几天以后也会自行腐烂脱落。这还说什么,这还有什么可说的,他的心一下子归回了原位。

小美的短信不失时机小猪拱地一样发了进来。小美说,阿宅……宅……

小美一这样说,他就知道小美又想他了。小美想他不能自制时就这样说;他想小美时,他也这么说。只不过他把宅字变成了美字。他敢保证,如果小美在他跟前,小美性感的大嘴,会把他连渣不剩地吃了。就是小美不吃他,他也会把小美吃了。他太爱小美了,和小美爱他一样,他们就像天上的雨和云,任谁都无法分开了。

但是再分不开,小美上午是决不给他发短信的,小美的短信都是中午以后发过来。因为小美知道,除了这样的时间他会接,其他的时间发和不发一个样。小美知道他的习惯,雷打不动的习惯,就是上午睡大觉,哪怕尿把他憋醒,哪怕吃了早点,他也还是要赖在床上,手机一律振动。

小美的短信让他提起神来,嗓子的刺顿时也不那么碍事了,他奔到电脑前,想把鱼刺的事速速对小美说了。QQ一天一天挂着,见小美就像吃饭一样容易。他的一切小美都掌握,如果哪一个细节小美不知道,那他在小美那里就等于缺了一只胳膊,或一条腿,再往大了说,是一只眼睛,那还了得。

可是今天和小美说刺的事,一开始就打了折扣,因为他刚要去点小美的头像,看到父亲的头像先于小美动了起来。父亲都五十岁了,头像还一跳一跳的,让他多少感到不那么顺眼,什么事一不顺眼他就没好气儿,就躁动,就想摔鼠标。

他首先点了父亲,这会儿他已经很生气了。父亲来的不合时宜,如果没有小美这个短信,如果不是小美等着他说话,他大约对父亲会好一些,至少可以和他谈谈。可现在,他真想一脚踢翻他家厨房里那个永远淹着咸蛋的瓷罐子。

父亲在 QQ 上说话从来都一大堆,不会分着说,都是把一大堆话说完,常常弄得他目不暇接,喘不过气来。仿佛他怕他的话不一下说完,儿子会关了 QQ,或者不会接着往下看他的话一样。这次父亲也一样,打下的字能装一海碗,意思是想让他和他一起去祭奠他的妈妈。父亲说明天是他妈妈走三周年的日子,他想去看看她,她一个人在野外太孤苦了,都给他托梦了,他想顺便给她带点东西,电视、洗衣机、换洗的衣服什么的,也想让他一起去,拿拿那些东西。

父亲的话很含蓄,话外之意是没有那些东西,他不去也行,但是有了那些东西,就想让他和他一起把东西送去。父亲说,那样你妈妈会高兴的。父亲的话非常友好,也无懈可击。如果换了别的孩子,根本挑不出毛病,可是在他这里,这话就是导火索,一燃就不可收拾。

果然他怒了起来,他揪给父亲一大串黄豆,都是用小锤子打脑袋的。一个小锤子打脑袋,父亲能招架住,可是他发了一连串,父亲一时被他击蒙了,不知说什么好了。他呢,却得到了袭击的空隙,他像抛手榴弹一样,不住地向父亲进攻。

他说,你早干什么了?我妈活着时你若对他好点,她也不至于死这么早!

他说,她死的那天早晨想吃炖牛肉,你做什么了?你在给情人发“伊妹儿”!

他说,你去海南买的连衣裙,根本就没有丢在飞机上,是我把它藏了起来,我妈到死都以为,那裙子是买给她的!

他说,你知道我妈死前把咱家的存款都给谁了吗?我妈一生省吃俭用,她上班从来都是自己带饭和那该死的咸鸭蛋,从来舍不得带炒菜,而把省下的钱一分不少地都存在了我名下。你作为丈夫,不觉得耻辱吗?

他说,现在你想去看她,猫哭耗子,那洗衣机电视有什么稀罕,都是纸扎的,两毛半钱,都不顶她活着时你一个疼她的眼神儿!

停了一会儿,他喘口气,觉得父亲在另一面吃惊得可能口水都流出来了,就呵呵地一阵怪笑,又添一句,要去你自己去,我可不愿看到你垂头丧气的样儿!

在这句话的后面,他又抛出一整屏的黄豆。这些黄豆,噼里啪啦,像冰雹一样打向父亲。这些冰雹哪仅仅是冰雹呀,个个都是苍凉易碎鲜红的心,从中间一掰两半,无数颗心,就那么掰呀掰呀,动作整齐,戮力同心,绵绵无绝期,直到把父亲掰落了眼泪,也直到他身心俱疲。

虽然和父亲把话说明白了,他心底压着的一块巨石疏松了,也多少为妈妈申了冤,但是他也还是上火了,血往上涌,漫红了他苍白的脸,喉咙越来越不适,也没和小美搭话,就一头栽到床上,一边把“千千静听”拨到最响,一边睡了过去。他想妈妈了。

谁知这一睡却把世界睡变了样儿。六点钟时,天黑了下来,他才醒。屋里一点灯光也没有,嗓子肿得咽口唾沫都疼,而且口渴得难受,隐隐地有些发烧。父亲还没回来,没有父亲的动静,QQ上也没有父亲的头像,如果是往天,这会儿父亲早在QQ上叫他吃饭了,或者父亲的头像早亮了,或者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早响上了。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。

发觉这一点,他起身开了灯。各家各户的灯早亮了,他把门推开个缝,断定父亲彻底没回来,就去饮水机旁接了一杯水,几口就喝了下去。水减轻了他的疼痛,房厅和父亲的房间都熄着灯。他想给父亲打个电话,问他这么晚为什么不回来?但几次他都打消了念头,想想在网上和父亲不愉快的交锋,他低不下头,不想找父亲率先和解。他想起小美,这才去看手机,一看小美的未接电话五十多个。他马上给小美发QQ留言,就一句话,我饿了。